

# 伤心歌手·乐园

粗糙的一篇。

BGM:《乐园》By 庾澄庆

中学时代的张耕宇在一个暑假的午后，叼着烟卷在学校后巷的路上溜达，八月的天气太热，他就躲在树荫里避暑。烟卷还未抽完，低头看见一个身影和树荫融为一体。张耕宇抬头去看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带着银边眼睛，钥匙挂在腰带上，看着老派，一副教书育人的园丁模样。

男人问他在这里干嘛？是哪个学校来暑假补课的吗？家在哪？为什么从教室里跑出来抽烟？张耕宇被问的烦了，把烟卷抽出来砸在地上，凶着一张脸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管我逃不逃课？”男人也没生气，只是笑了笑说这小孩脾气还挺暴；张耕宇打量这人，没拿戒尺没带粉笔，只拿了一叠薄薄的纸，看着倒也不一定是个老师，便渐渐放下戒备，说哎你到底是不是这学校老师？该不会是新来的吧？男人笑了笑说：我还真可能是你学校老师，抽烟对嗓子可不好，你要是想搞音乐，可赶紧戒烟。张耕宇讶异，你怎么知道我想搞音乐？男人歪着头说，看你这样子活脱脱像个愤怒青年，我猜的，你不仅想搞音乐，还想搞最时髦的摇滚乐，反正我觉得像。张耕宇一听笑了，说你猜的挺对，我确实想搞音乐，我最爱的就是摇滚，特别是西方七八十年代的摇滚金曲，打开话匣子以后他说了一大堆，最后男人说有事先走了，急匆匆的脚步让张耕宇怀疑自己是不是讲错了什么，吓跑不小心的路人。

后来的时候他才知男人真是他们学校的老师，教国文，第一天来上班，匆匆忙忙走掉是因为要上课了，看他还以为不良青年想来规劝一番，没成想他是有一颗音乐梦的摇滚青年，之后那个老师每次见他，都感叹“玩摇滚听说都是嗑Drug的，但接触到了才发现连烟卷都不怎么会抽。”，想到这个张耕宇每每忍俊不禁，他把这个故事讲给后来认识的同伴听，那家伙听了，也是哈哈一笑。

上了大学，张耕宇组建起自己的乐队，起了个现在看起来很蠢但当时听起来很屌的乐队名，主唱是他自己，鼓手Alan和贝斯手天健是他中学同学，还有同样是建中同学的吉他手小江，相对于唱歌，张耕宇其实更喜欢弹电吉他，于是他也一直在帮乐队物色主唱，面试了一个又一个，这其中不乏别人介绍过来的歌艺高超者，但每一个都让他觉得既不顺眼又差劲。

没多久，他带着乐队开始去民歌餐厅打工，靠这个挣点私房钱买更多乐器，梦想着一伙人能闯荡音乐圈，成为披头士第二，也能满足一下青春期过剩的虚荣心跑去和所谓的大人物们同台演出；一天晚上他经过一条小巷子，听见里面传来人的呼喝声；他驻足，听出来是附近学校的混子在打架，他本想事不关己赶紧走掉，借助昏暗的街灯，他看来一个看起来瘦弱白皙的男孩，看着像国中生，像是基本肯定回被打成无法自理的模样；他只能仗义出手，拿着一块板砖连恐带吓打跑了那几个欺负人的孩子，把人从地上捞起来，问了问得知对方也刚上大专，只比他小一岁，他没头没脑的问了一句：你喜欢音乐吗？摇滚乐？

男孩茫然又狼狈的点点头，说“摇滚乐”“布鲁斯”“放克”这些他都喜欢，会唱歌也会弹吉他；后来他在自己打工的民歌餐厅又遇到这个人，他是另一个乐队的主唱兼贝斯，张耕宇一看就知，那完全是一只鱼腩乐队，可他独独想着那个男孩，只想着哪天把他游说到自己团里才好。

当然这也只是个想法，自己的团也不一定非他不可，事情一多，慢慢的也就搁置了下来；后来他们开始在“地下圈子”小有名气，开始跑更多场子，校庆演出，商超开业，完全不挑食，遇到过那只鱼腩乐队好几次，但大家都只是擦身而过，有时候他们的表演时段在他们之后，张耕宇便点一杯酒坐着看，想着果然这破团全靠主唱那张脸在撑；也就是那段时间，他们又有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交集。

那时他们接了一个国际学校的校内演出，要唱四首歌；用的是学校的大礼堂，担心那边设备不够，张耕宇带着兄弟们提前半天跑去排练，为的就是把舞台占住一直到正式开场；他正飙唱到嗨点的时候，突然直接声音哔——的一声断掉了，有人拔了他的安普插线，当场让他们变哑炮，他甩着一张脸一看正是那个男孩，几个团员们都围过来准备“解决闹事的”，天健和小江都人高马大，男孩并不害怕，人还是还是瘦弱的样子，气势倒强硬了不少，灯光下他绷着一张脸，嘴唇动了动说了什么，张耕宇只听到“烧坏……”，还未反应过来男孩便扭头就走，团员们往前一步准备拦他，张耕宇挥了挥手让他们打住；想了想，他决定捡日不如撞日，就这样直接和那边开口要人。

他抱着志在必得的心态走过去，那几个人平时看着吵吵闹闹不成器的样子，他一说明来意，他们倒是格外团结起来，有个瘦高个儿眯着眼睛说“贵团坏就坏在团长唱歌实在太难听了”，话音刚落后面的小江都没忍住嗤笑出声，这简直是当面给他丢臭鸡蛋，对面其他几个人也站在一边嚷嚷着想让他们拆伙“怎么可能”，除了他们谁还受得了主唱的奇葩脸之类的，他们嗓门大话又多，他被吵的耳朵疼，定睛越过人头找他此行的谈判目标——那个男孩，他闷闷地蹲在架子鼓后面，拿着那个安普的线头捋来捋去，一张脸看不出表情，就跟这事跟他完全没关系一样；他当时就觉得实在有点自讨没趣，算了，那家伙对自己没兴趣，何苦非要贴上去；尊重人家敝帚自珍的权利，此事就此作罢。

张耕宇的团友、吉他手小江很是瞧不上，说那人是个破锣嗓，唱歌表情像谁要杀了他一样，说张耕宇只是看脸入股，哈什么那家伙绝对就是个草包，毕竟官二代出身的，难道还真的有志做音乐？怕不是来把妹的吧！张耕宇未搭理他，但也不生他的气，再说看脸就看脸，弄个花瓶在团里也赏心悦目，说不定能接更多表演邀约，他也不觉得那会有什么错；难道艾迪亚那帮搞民谣的请胡茵梦如去唱歌，是图她的歌艺好？张耕宇觉得小江还是过于愤世嫉俗，改天得跟他聊聊，免得他以后栽在这性格上面；想了想他又对小江纠正说那人叫哈林，你至少也叫对名字。

倒是贝斯手天健，听Alan说他后来还跑去自掏腰包请那边几个人喝汽水，让他们别往心里去，说了一些好听的话，算是替他的唐突表达歉意；张耕宇装着不知道这事，但心里还是默默觉得果然还得是天健。

几年后他年龄到了，当了兵，父母把他安排进了军队里人人眼红的单位——不用受训的艺工队，有一天他和队友一起面试新兵，来了一个戴着黑框眼镜，看起来文文弱弱的的年轻人，乐器特长写着“吉他/贝司”他当场就想直接在面试表给他打个X，那么细的胳膊怎么会提得动吉他？年轻人也傲气冲天，不正眼看评委，拿起旁边的电吉他就来了一曲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种感觉就叫惊艳，像一颗安静的原子爆发出宇宙核爆级别的能量，闪耀得人们睁不开眼。

那是他的炸场金曲，他弹出第一个音符后他就听出来了，是那个叫哈林的男孩，几年不见，他还是瘦，但却不像之前那么孱弱，而是出落的如水葱一样，胳膊腿细直柔韧，面色白净明亮，他仗着自己是面试官毫不留情的盯着他，看他每一分表情，之后又故意问了所有他能想到的问题，甚至包括鞋子的尺码……低下头假装在打分，故意忽视男孩不耐

烦的动作；最后他在面试表最底下的框框里打了一个✓；身边的副考官当然唯他马首是瞻，于是男孩面试通过，他告诉宿管男孩得睡在他隔壁铺位，没人会有什么异议，两个人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同袍和室友。

后来张耕宇当面请教了他，那难念的名字到底在怎么发音，虽然后来大多数时候他还是叫他哈林，但神奇的是那三个字他再也没有念错过。

当时艺工队人才济济，鄙视链自然存在，民歌挂看不惯小调挂，抒情流行挂看不惯民歌挂，西洋挂看不惯本地挂，不插电的看不上插电的，插电的看不上只放伴奏带的……作为别人眼里的“疯狂炸弹”，他们这几个爱摇滚的年轻人，被所有人刻意保持着距离，没有人敢看不起他们，但也没人愿意凑他们的热闹，他们只能抱团取暖，互相合作捧场；艺工队的生活自由却也规律，不断的排练——演出——排练——演出，他们有大量的时间相处，练琴，讨论音乐，因为听的音乐类型差不多一样；很快张耕宇就把他成功纳入自己阵营，结成军中band友；两人的关系便很快处得比他们的铺位还要贴近。

出操列队时，张耕宇惯常让那男孩站他身边，他那时候总不怎么搭理别人，即使是对张耕宇；又总是一副脸色苍白的病态模样，出操时太阳大了便要举手要求休息，教官也从不为难他；一次还好，次次这样，站着的士兵们就开始讲一些牢骚话，张耕宇留在队伍里，听见讲得过分的，他就狠狠地咳嗽一声眼刀一记剜过去，别人碍于他便不敢再说什么，从那以后他走哪都拉着他，偶尔还是有顽固分子躲着他们在背后讲一些垃圾话，他告诉男孩不用在意，男孩并不吭声，只是对他点点头。

后来他带着男孩和其他几个同袍一起做劳军演出，他们的表演曲目在那时被嫌“吵，听不懂，没有教育意义”，但节目不够权当凑数，长官只能把他们按到最后一个；演罢了，端坐了整晚开始打瞌睡的长官们通通被吓醒，张耕宇得意的眼神扫过舞台，身边的拿着话筒的男孩，额头上微微冒着汗，眼睛亮晶晶的。长官退场前通常还要讲一大段整肃训话，他们在台上也不敢乱动，只能站定听着，但只要能瞥见男孩背着双手在他身边乖乖站着，他心下就无比满足，似乎那些冗长的训话时间也不再难熬。

艺工队都是臭男人，没事的时候大家聚在宿舍在一起聊天打屁，不免聊到花边八卦，有人开始闹着要比把妹数量，张耕宇摆摆手不屑讨论这些，男孩也从不搭腔，只是躺在那里耳朵塞着随身听发呆。

张耕宇印象中他从未提过任何一个异性，除了他的妈妈；男孩倒是经常掏出口袋里纸和笔，躲在宿舍里写写划划；有时候路过，他侧着身体瞟过去，但男孩警觉性强，一只手捂得严实；他怀疑这家伙一定是外面有人了，害怕会被兵变吧？所以天天鸿雁传书；其实完全是他想多了，男孩只是在尝试写歌，纸上记的都是他想出来的和弦吉他谱，原来这个年纪的男生并不都是满脑子的男欢女爱，事实上他对音乐的热爱程度，连自己都比不上；想到这些，他更对更他萌生了一层敬意。

知道他在写歌，也是后来的事了，男孩似乎并不愿意大张旗鼓到处跟人炫耀，就是苦了跟他挨着睡的张耕宇，每每半夜被他叫醒，说着是“邀请”他来听一下他新写的东西，被邀请，但不给说不能的权利，听完了需要给出不少于三个点的反馈……张耕宇一开始还甘之如饴，积极地抢个耳朵过去听，后来白天排练实在太累，第二天晨训哪里起得来，开始打退堂鼓，想说：要不要休息日再来听；抬头又对上男孩的眼睛，带着希冀和热情，像小动物的眼神；那后面的话他就只能吞下去，老老实实地听歌，听两次，给几点评价，再听一次，直到男孩满意的翻身过去，发出绵长的呼吸声，张耕宇才敢悄悄的躺下，双手藏在被子里把耳机线一圈一圈地绕着Walkman缠好，再从侧面悄悄的塞到两人枕头中间；

后来回想那段日子，多少个夜晚被叫醒后，听过那些旋律，他早已记不清许多；脑海里只有那双看着他的眼睛，明亮光华。

两年半以后，他们准备从艺工队退伍复员，退伍之前各部队下面的演出很多，张耕宇的团和其他一些兄弟们一起跑场子，毕竟演出完毕部队的官兵请吃饭，他们便一场都不放过；吃饱喝足之后通常也已经夜深人静，一群臭男生勾着肩膀，决定踩着郊外的小路，走夜路回营队；大家天南地北的聊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想象；有人幻想着可以一夜成名，有人得按父母的意思去结婚，有人又说只想去做生意，这样富得比较快……张耕宇和男孩一起走在人群后面，他想到自己的音乐梦，又想到家里的生意，乱七八糟的思绪充斥在他脑袋里，他突然感觉怅然若失。

男孩在他身后默默地跟着，听不见脚步声；他扭头拉着男孩的胳膊把他拽到身边，问他复员后的打算。

男孩对他说，离开艺工队之后，他得回学校把书念毕业，他父亲希望他尽快拿到工专文凭，然后就去考托福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两年以后他就会出国，投奔在那边的亲人，工作和其他的……自然也是在那边解决。

张耕宇想了想又问他，除了你父亲的期望，你自己想干什么？

男孩犹豫了一小会儿，只说没想干什么，就想先回去把书念完再说，父亲已经很宽容了，只有这个要求。

学分修完不难吧，你是读五专啊……当兵之前你读了几年？

六年多吧；

呃。

那……毕业后呢？你有自己想干的吗？你也想要出国吗？

男孩说除了弹吉他，写歌，唱歌，他也不会什么了，哪有什么想法呢。

张耕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对未来的规划，居然有一个人能比他更茫然，一瞬间他又没那么难受了；

一问一答之间，两人已落后众人一段距离，前面的喧嚣声渐渐远去，有人好像在嚷嚷着私藏了两瓶酒带了出来，要回宿舍续摊，然后有几个人大笑了起来；

张耕宇看着远处黢黑的河岸，和眼前葱绿的稻田，夜深了，蝉鸣声也几乎听不到了，只有微微的风吹过来，带来一片夏夜的凉爽，他看了看男孩模糊不清的面容，想到他刚才说过的话，他讲话时不甚开心的神色，一直像风一样在他面前晃来晃去。

张耕宇下定了决心。

于是他转过身子，挡在男孩面前，等他止住脚步；然后看着他说：你愿不愿意出国唱片？当专业歌手。

男孩楞了一下，然后看着他的脸，表情疑惑，仿佛没听懂他在讲什么。

张耕宇又放慢了语速重复了一遍，最后又加了一句：“我可以帮你。”

夏夜的风吹拂着他们的衣摆，他们都没有再说话。

后来张耕宇在一次排练后拉着男孩坐下，算是把这件事情交代了清楚。

他告诉男孩，自己的父亲开了一家唱片行，代理销售西洋古典音乐，这些年本土的古典音乐的行情不怎好，看着也是在走下坡路，那唱片行的生意自然也是冷清很多；不过一直有老客户定时来进货，加上父亲对音乐的一份热爱，毕竟是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生意，他老人家放不下，也割舍不了；父亲大人又老早就说过期望儿子能继承这份家业，不能把它做没了。张耕宇上面还有个哥哥，在台大读了声像工程，早两年就拿到硕士学位，有很好的前途和事业，自然不可能去牵起那摊事情。而父亲年纪又渐渐大了，唱片行是他老人家奋斗了半辈子的心血，父亲也有意让“游手好闲”的他来承担，也希望给他责任担着，让他定定心；总之，于情于理，又是家里最小的儿子，他实在没办法推脱这份责任。

所以说，帮他出唱片不是说说而已，就等毕了业，他签他，再租个录音室，这摊事情就差不多可以开始试试看。

他讲的口干舌燥，男孩听着一路都很安静，讲完了，他顿了顿等男孩说话，半天没等到，他只能不死心的又问：“所以嘞？你觉得怎样？”

怎么好像变成了自己在求他答应……态度还很卑微；张耕宇料想如果换一个人，听到自己可以帮发唱片，早就开心得跳起来了吧。

可毕竟男孩不是别人，没有谁像他一样。

“你真的觉得……我可以出唱片吗？”

“万一搞砸，出了唱片不卖会怎样呢”过了半晌，他才听到他的声音。

张耕宇有些意外，男孩平时写歌练歌，讲到音乐总是滔滔不绝自信满满，拉着自己听新歌的样子，神采飞扬。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他有些不自信的模样，他怀疑是不是自己话说的太满，吓到了他。

他赶忙安慰他说没关系，既然要做这件事，自然要做好各种规划；办国语唱片公司这件事他也是新手，是新手就不要有什么包袱，最差的结果也就是不卖，但只要卖了就可以继续出，凭他们的品味和本事，起码能踏出一条属于他们的路；毕竟他们都觉得现在外面卖的音乐类型太过于单一，他们玩的东西，应该要更多人听到。

张耕宇发现他自觉地开始用“我们”开头；不知何时开始，他的未来蓝图已经不止是自己一个人了。有些事，本来就应由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做。

本章END。